





今治平畧卷之十

豫章

朱

健

子強叔著

弟

朱

傲

子美叔訂

武林門人鍾

欽霜鳴父較

鹽課篇

漢唐鹽課

二國六朝附

夫鹽民之所食不可一日闕者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在民而不在官也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蓋貢其所有以供王用耳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



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供邦事未嘗以鹽之用而供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忌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菴二人爲之掌

其政令謂供鹽耳待其戒令謂煮鹽耳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爲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降而伯世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富國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之所食千萬鍾偶筴之商月人三十錢萬乘之國爲錢三千萬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



上人無以避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於  
是齊有渠展之鹽乃伐芻薪煮海水爲鹽征而積之  
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萬鍾乃下令曰孟春旣至農  
事且起大夫無興工作北海之衆無聚備而煮鹽如  
此則坐長十倍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之國無鹽則  
病而守圉之國用鹽獨甚使糴之得成金萬斤齊以  
富強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而元狩中天  
子用兵四夷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東郭咸陽孔  
僂言山海天地之藏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屬大農

以佐賦而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致富羨役利  
細民其沮爭之議不可勝聽宜置鹽鐵官募民因官  
器作鬻鹽官爲牢盆敢私鬻鹽者鈇右趾沒其器物  
使僂咸陽乘傳舉行之久之卜式見郡國多不便縣  
官作鹽鐵器苦惡買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  
者少物貴乃因孔僂言之上不悅而博士徐偃行風  
俗令膠東魯國民得鼓鑄鹽鐵還徙爲太常丞御史  
大夫湯劾偃制害法偃以誅死故法必用而行昭帝  
時賢良文學對策言民苦鹽鐵均輸而桑弘羊反覆



難以爲往者豪傑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鼓鑄煮鹽家聚或乃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也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與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大不便夫家人有寶器然且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四海乎先帝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鄙人君有吳王專其饒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今從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強禦日以不制姦形成矣賢良文學引古義爭以爲往民得占租

鼓鑄煮鹽時鹽與五穀同價今官總其原一其價鹽價益貴貧民有木耕手耨而淡食以從務者矣言甚切而爲弘羊所絀鹽鐵特不罷弘羊誅乃罷尋復置已罷行無常其後鹽禁乃遂與古今相終始矣東漢明帝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爲然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建安初關中



百姓遭董卓之亂流入荆襄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踵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凱議以爲鹽者國家大寶以器亂放散宜如舊置使者領之益市犁牛百姓自歸者畢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內計之大者也魏武如其言而流人盡還境內豐實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今取之以時毋戕賊使失性而已未有爲民父母富有群生吝其醢鹽而榷之者也今立官障護鹽池而收其利爲父權子豈不痛哉宜弛其禁與民庶

共而彭城王元勰言聖主歛山海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征取彼與此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非爲身也鹽池之禁爲日已久而積散之佐軍國之用寬農民之急如舊便明帝從琛議罷禁而豪舉爭擅之於是尋復置唐初稍弛其禁開元中拾遺劉彤具表言臣聞漢武之世外討夷狄內興工役費十倍於今而用沛其有餘者何也古取之山澤公利厚而人歸於農今取諸貧人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也故先王之法山澤有職虞衡有官輕



重歛發有術故能使人專於農而用饒於國今誠役農餘之人收山海之利而寬徭薄歛息窮苦之毗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也於是詔將作大匠姜師度與諸道按察使檢括海內鹽鐵之課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諸軍鹽屯皆隸於度支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爲停戶免雜徭煮鹽盜鬻者論臯已盡權天下鹽建中初軍興國用大困賦稅不足以供億自許鄭之西皆食海西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東鹽劉晏主之於是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爲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鹽爲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又以鹽生於霖潦則鹵薄生旱曠則土溜墳隨時爲令倣古勸農法遣使者巡視曉導而諸道故有權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晏始至鹽利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曆末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



半國用仰給其後繼者爭尅急而鹽鐵使李錡盛貢  
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厚賂利積於私室而國用益  
耗屈矣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請益川劍  
山南西道鹽估以佐興峻盜鬻之罰罪至死穆宗時  
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鮮利請官自賣鹽以富國  
下公卿議兵部侍郎韓愈條析其不便曰平叔請令  
州縣差人自糶官鹽獲倍利以上臣計今所在百姓  
富少貧多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  
雜物及米穀貿易鹽商規利無物不取或從賒升斗

俟時熟填還用此濟彼兩利俱便今吏自糶不得見  
錢恐失陷官物必不敢糶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  
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恐坐失常課也平叔又請鄉  
村去州縣遠者令所由將鹽就糶糶毋令闕鹽臣以  
爲鄉村遠者或三家五家山居谷處而人吏將鹽家  
至戶到多將則糶買不盡少則得錢無幾商人自負  
斗擔與百姓賈平價而上不過剩得一二錢而足所  
由依官必索供應所利至少爲弊至多平叔又言所  
在及農隙時召車牛搬鹽輸都倉毋闕者州縣和催



車牛必須差配無情願者而百姓將車詣官勢必齊集始得載鹽院監請受又須輪次實爲留難輸納之時人事又別百凡和催其弊皆然故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催則鹽無從載和催則害及蒸黎此殆不可平叔又言今百姓貧虛舉債逋稅顆粒無餘若官自糶鹽一家五口食鹽率不過十錢隨日而輸必且無舉債逃亡之患臣以爲百姓困弊所由多端不皆爲鹽以平叔所約計之賤於舊時日校一錢月校僅三十錢五口

之家爲利幾何豈此便能免舉債逋稅之患殆非事實臣以爲百姓困弊惟不以事擾之自然漸復不在變法也平叔又言長吏有不親公事聽所由浮辭云當界無人糶鹽請差清強巡察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令四季輸納其口多糶少及鹽價遲者觀察使而下罪貶有差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而乃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計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



錢卽欲淡食度生亦且不得遲違條件罪譴嚴峻官吏畏罪必加淫刑臣恐百姓流亾轉死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三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許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提店看守莊礎以求影庇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誼訢者嚴加緝獲令所在決殺臣以爲鹽商納權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視厚利比諸百姓實則較優今奪其常業又禁其爲生不知何罪窮蹙至此若果行此驚動遠近富商大賈收重寶入反側之地矣且夫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殿最者也而以爲事體至重須宰相充使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不問治行而獨以鹽利多少升黜之皆大不便事得寢而前此立蠶鹽食鹽等名色分五等戶業俵散抑配之矣



宋代鹽課

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諸顆鹽木鹽鹽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而峻關入煮鹹若蠶鹽入城市之禁末鹽出於海役竈戶烹熬煎煉而鹽成諸近海皆然周官所謂散鹽也顆鹽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壠決水其中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周官所謂鹽鹽也雍熙中李文靖沆爲真州發運諸漕運



轉輸至者空船回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諸路於是  
諸路鹽溢溢運舟利而民力寬公私兼利咸平中度  
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食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於  
爲利數倍判官許士衡爭之不能得詔以鼎爲制置  
使而命內殿崇班杜承睿副之承睿行閱視爲帝言  
往鄜延環應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入芻粟運解  
鹽於邊其直於青鹽不遠是以民安於法而蕃部青  
鹽欲售無從也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  
冒法罔入蕃界販青鹽以徼利而居者亦樂其價廉

與之爲市是助寇盜而結民怨也鼎以煩擾不售得  
譴罷祥符中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  
直二千一百餘萬貫度尚有遺利宜可增帝撫然曰  
地利阜矣過求羨將有時而闕抑不許而官鹽闌入  
私鬻法已重詔屢優寬至是敕犯止配流先是官鬻  
鹽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咸困於輦輸淮南自通秦楚  
運真州行江浙荆湖而綱吏舟卒雜沙土鹽惡不可  
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終莫能止陝兩池及淮  
南積鹽多無屋貯獨露積至生合抱木其上而數莫



可較天聖中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畫通商  
五利以上畧言方禁商時伐木造船兵民輦運不勝  
其疲勞一通商其弊悉去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  
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逋逃隨復二  
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  
味苦惡民食之生重腿之疾今得食真鹽三利也錢  
幣國之大用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蹙  
今商人歲出緡錢賣鹽裨助經費四利也又歲省鹽  
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利不可較矣於是詔罷官自

鬻聽人入金錢京師權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給  
之一歲中增課十五萬故貨待商而通世未有官與  
民爲市而民不受其害者也其後西師起募商人輸  
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已又置  
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於京師入中  
者優其直予券以在所鹽給償由是羽毛筋角膠漆  
木石鐵炭之類畢入中而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  
椽木二估錢千而費給償鹽不可勝計也後世召商  
中鹽始於此自開寶來河北鹽聽商貿易收其筭上



封者請禁權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權之價必騰躍民懷怨懟悔將何及議遂寢慶曆中三司使王拱辰復請權令具未下學士張方平入見曰外間籍籍言河北再權鹽何也帝貽愕曰今始權耳何謂再方平曰昔周世宗重鹽禁犯輒處死後北伐契丹河北父老渡道泣訴願以鹽課均兩稅中輸錢而弛禁世宗惻然許之制兩稅鹽錢

是也今兩稅鹽如故而鹽禁復行非再權何且未權時契丹常以青鹽闖入邊盜賣今權之卽鹽貴而虜鹽必益售是爲我歛怨而獨以爲虜利也禁之則邊隙必自此開矣帝悟立手詔罷行河朔父老得詔皆感泣勒石置北京城南集僧道禱祠報上恩會河決運艱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五十一州軍糶鹽直斤五錢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上言本路鹽課緡錢歲增七十九萬而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乃一歲之中私販坐罪者至三千餘人弊在於官估高而私



販轉熾也。然國課爲益虧，誠優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官吏，使不爲掊歛。如是而裁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得詣場取鹽，則鹽善而賈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滋益矣。因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帝嘉納。然自皇祐來，屢下詔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額外鹽給粟，帛歲逋，久不能輸者，蠲之。諸所爲存恤者甚厚。而有司莫行。時運鹽旣雜惡，官估復高，百姓利食私鹽。並海民以魚鹽爲業，工用省而利厚，由是盜販者

衆捕急，則聚爲盜。虔汀州不產鹽，民多盜販。廣南鹽以秋利，歲秋冬田事畢，恒聚數十百爲羣，行剽爲盜。賊捕不能得，則赦其罪，招之浸淫，滋多。制置使蔡挺令民自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糶價，盜以浸減而歲課視舊，顧倍增。熙寧中，杭秀溫台明五州私販衆熾，議者欲損鹽價以與民相安。石以爲獨宜制置亭戶，及嚴督私販，察拌和而鹽法自舉。毋自改制，於是命盧秉專提舉鹽事，部十竈爲甲，而鬻鹽地亦什伍其民以相譏。又峻盜販者罪，雖止杖決，輒科



同妻子遷五百里。又益兵防捕之時，杭越湖三州格其法不行，劾虧課。逮治安石爲帝言捕鹽法急，所謂刑以止刑也。而秉催償鹽益急，有毋無聊至殺其子者。所配流至萬二千餘人，詔劾秉罪狀以安石庇而免。以增課轉資，當是時天下鹽皆官權而自鬻，倣桑弘羊遺智，名一利權。而知滄州趙瞻在河北，章惇郊直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皆峻剝民增額課。用顯元祐初坐摺克謗，誕並落職。紹聖中諸言利峻法之臣復用，而三司使章惇言河北與陝西皆邊而

河北鹽獨無權，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按視尚書。蘇軾議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損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故法行然猶城門之外公食青鹽自若也。今東北循海皆鹽，欲籠而取之，其爲弊與淮南兩浙無異矣。臣在餘杭時見兩浙民以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而姦莫能勝盜販者，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爲輩，吏士不敢近其山谷之民，貧懦者節口弁日有數月而淡食者矣。今東北之人得



於淮浙平居推剽之姦常甲他路而一旦權鹽此其禍未易涯也由此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適事之宜何名誤恩哉且權鹽雖有故事要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效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病矣右臂何爲獨完而劇以酒色伐之可乎議不用而權鹽遂爲河北患已蔡京廢轉般倉之法欲囊括四方錢盡入中都以爲羨乃置諸路提舉官令商人先赴場輸錢請引赴產鹽郡受鹽先至者增支以示勸而請鹽者少乃由是搥之令嚴避免沮壞之誅季輒比較務峻督以取盈於是東南鹽利特厚禁罔益酷被罪者滋衆而西北解池天產美利與糞壤俱積矣京爲法大都常使見行之法速售以罔民法纔通輒復更其制未受鹽者更與鈔鈔未給更爲貼輸錢又數十日輒復變其無貲更鈔輸錢者前數十萬券一夕盡棄有朝爲豪商夕爲流丐至赴水投繯而死者而省大胥魏伯芻特見信遷秩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矣伯芻非有心計惟私與交引戶關通凡商筭率尅留十之四充羨貢張虛



數以惑人主而京遂白帝言朝廷所以闔開利權馳走商賈不煩號令而億萬之錢輻輳並進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外沛然而有餘則政和立法頓絕弊源公私兼利之明効也乞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制曰可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於於是於是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微至於鹽袋養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程督加厲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至爲十一千既又爲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匱而盜賊滋焉南渡已來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始不爲巨猾所制然自唐始權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征權之數也



伊欲民安利而商阜通何可得哉

### 國朝鹽課

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饌而水旱凶荒亦時籍以振民  
故天下筦權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  
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  
運米直等次浙次長盧次福建廣又次河東其歲辦  
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  
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  
賣毋過界合用引日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  
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



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  
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  
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  
斷商所中者鹽賣發已卽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  
偽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  
船隻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撥充  
優雜泛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  
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兩歲遣御史巡  
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 詔行天下鹽以

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  
所無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洪武中鹽  
運使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  
本米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  
其間有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覈非均也臣謹與各  
道分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  
田草場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  
詳定而均平之 詔曰可 宣德中施大惠於天下  
令各運司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



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  
其優恤至於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正  
統初令龜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淮  
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  
得鹽者聽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於山東  
運司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  
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  
爲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乃稍稍日滋弘治初戶部  
言鹽法阻壞勅刑部郎彭韶兩淮清理韶念治安

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具疏言天下小民無慮皆  
窮苦而莫甚於竈戶竈戶者上所使煮海爲鹽收博  
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  
爲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  
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守  
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林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  
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漓之苦也煎者燒灼蓬頭  
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煮辦之苦也  
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



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  
鹽之苦也逃亾則身口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  
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因爲繪瀕海窮民曬淋熬煎負  
戴折閱若朋償之苦景物事情爲圖詩以上而章祭  
酒懋覩鹽事利弊代都御史具疏其五端一日存恤  
竈戶以爲鹽之出產在地而成用必資於人濱海之  
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朝夕烹煉爲苦甚矣其單  
丁老弱之家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吏又以嚴刑峻督  
之至鹽入官雨水銷敗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  
尤可隱者也其殷實戶爲總催者場蕩歸其兼分鹽  
課爲其乾沒煎煮旣多私賣尤廣凡諸竈丁盡其家  
傭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今行優  
恤且照黃冊事例遇竈戶缺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  
課以補竈籍逃絕之數二日輕減鹽糧 國初命鹽  
司以掣下餘鹽行諸縣關領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  
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  
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  
或遠糴於外郡費且十倍爲困甚矣乞依市民例一



體納鈔便三日申禁鹽窩 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餼  
乏而飛輓勞費也 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  
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饒近遇開中則豪勢  
家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籍手於彼卽無由中  
納于此故費多而中鹽者日少 先朝雖有禁例而  
法玩不得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四  
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爲商受鹽于官有  
額也於正數外賄求場官私加數斤以益之至有得  
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賣私鹽而夾帶行之所過  
關津賂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者十止一二發賣訖  
引不卽繳往復數回以前引影狀而行故私鹽行而  
正鹽愈壅請 勅巡鹽憲臣嚴商人私載之禁違者  
沒其貲關津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狀不舉覺  
者罪如法乃其間游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羣駕小舟  
舟多置篙楫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賈之卽不售輒  
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劫已跳身疾掉瞬息相失不  
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  
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而其責在巡江



時 天子加意 國家盈縮之變 召閣學士計屯

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今鹽法壞

盡矣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

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

之弊 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

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支日零

鹽有剩堆積日所鹽皆為奏討後事端因言 國家

茶馬法行有歐陽附馬者為夾販 高祖震怒曰

我纔一行法乃即欲首壞之邪遂寘極典此等事今

皆不敢言 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

下戶部查議而部尚書文條鹽法積弊七事以上一

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

夾帶私鹽六越境賣鹽七運司弛廢當擇人主鹽於

是 詔下言鹽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

要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盤割私餘鹽乃遂至攬越

支賣并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

義哉其任支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繼買糧草

執要並毋得求討窩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



者聽巡按御史糾劾居無何 上賓 正德中大放  
決而極 嘉靖初 天子大察於百司登耗利弊每  
詔下輒申 祖宗來鹽法之政令而諸公忠憂國之  
臣梁尚書材周中丞用李戶部夢陽霍詹事韜張學  
士邦奇東莞陳建疏鹽法利害之變甚具大都言  
國家以鹵地授民歲課其鹽亦猶以上田授民而歲  
收其賦也 國初峻竈丁私鹽之禁而條有夾帶者  
絞之科誠執其文則是耕民納租賦外將餘粟貨賣  
者而絞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深意而行之者失也

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  
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外猶餘三百萬有奇  
也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  
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達江西  
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  
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 國  
初竈丁既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家雜徭所以利之  
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  
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實利二千文也資之



者既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卽以  
官鈔收之下以厚龜戶上以總權利故餘鹽抵禁可  
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觔給米一石較  
前事爲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可言也。今  
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賣  
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饑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  
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  
之利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  
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於是貧弱逋逃

四出賒死其富室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煎  
煮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有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  
愈多而豪猾愈益橫故曰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  
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奸民數千家專販私鹽  
良兵勁弩高檣大舶千萬爲羣行則鳥飛止則狼踞  
官司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今淮  
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丐鹽  
充食矣。形影既見業可寒心。此鹽場龜戶鹽徒之利  
弊也。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



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 永樂  
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  
民猶則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爲  
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  
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  
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  
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存積  
鹽以領之以居貨而圖利亦烏在其爲主體乎且自  
成化已來每引納銀二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

視 洪武 永樂間增買以十數倍而權勢之府占  
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  
輓輸芻粟也又有管橫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弊雖  
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勘合者費復不貲蓋至於  
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身三路守候每鹽一引  
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鹽引二百五十觔正數  
外賄場官私加至三百餘斤近納銀于官聽買竈戶  
餘鹽通五百五十斤此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  
嘉靖末年培克峻深之臣復嚴科夾帶割沒之令每



勛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兩少裁六十萬兩而開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北鹽院具冊行淮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船數水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主之日送院以待會以其貳下批驗所類爲冊聽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視待鹽舟積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視故商益壅而不行有守半年不得掣者而鹽輕重不如冊皆論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於是江運諸

小商又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爲旺相餘月爲衰閉卽其時又復以晴雨爲生息之候脫連雨旬月沙灘崩塌淋曬無地煎煮無期坐守耽延吏急追併而官竈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 國初命鹽運司以掣下餘鹽下州縣分給人戶計口食鹽而納鈔已鹽司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不蠲吏緣爲姦利已 命於兩稅中雜輸行鹽地方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灘石陸乃回遠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資此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



較矣而各鹽道督所在官司巡徼嚴切督以私鹽之  
令月有比較之科而吏緣爲姦民受其弊市豪大猾  
與巡徼者比而公共販之時獲一二貧弱肩負易米  
度日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產鹽之地官旣驗鹽  
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遵何道  
也始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  
而鈔復不蠲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斯遵何義也  
天下一家也權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權子病之矣  
况於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

輕者又遵何道也往鹽所自出者賤家戶給足今運  
鹽諸小商買引掣放之器難費十倍於昔所從出益  
貴價不得不騰躍騰躍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弊  
之民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四方食鹽人戶之弊也  
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凡富商大賈於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游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  
堡伍田日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  
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成化中戶尚書  
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



分得鹽一引於爲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  
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文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  
一引得粟二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於國利  
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  
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  
至百萬餘兩然淇淮人意獨爲淮商地而輸粟於邊  
之法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於是撤業自  
歸田作坐廢墩臺坐頽保伍坐圯游民日散邊地爲  
墟戎虜入而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蕪蕪米石

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  
而不可復者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藪也誠專利  
則弊生未有利專於上而能以靖弊者也誠壅利則  
害作未有利壅於下而能以祛害者也漢董子有言  
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  
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言不與民爭利也今縉紳逢掖率貴利賤義而務  
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開納之  
歲內外權豪陰以其間託撫臣爲之所而撫臣者率



視執尊卑大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賈窩則不出閫闥而引獲六錢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千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獲其權家勢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而後已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扼其腕譴呵而奪之憲臣與轉運等官且交通以互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侵漁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革而欲鹽法之無沮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 國初設轉運

以來嘗差鹽察御史分關鹽課

宣德中始令於淮

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

正統

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

武官吏皆得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

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

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矣今其官非關葺不職者不

除拜是毆之汗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

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

然且慮汗况道之以汗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



多則民擾亦且禁事事之禁也如絲然徠之多手理  
之無緒而亂之也今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嚴分地  
之禁如敵國外戎誘致譏察如迹姦宄不欲舉纖芥  
之利饒之民而邊關行省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  
禁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誠獨於諸產  
鹽設運司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  
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綆墜剔蠹  
濟源決流而久其在則官專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  
提舉等悉選補廉吏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

御史兼勸農使召鹽商耕塞下入粟如異時則鹽  
課邊儲交爲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  
其轉移商於邊中粟已卽給引赴場循常股以差次  
聽竈戶驗引支發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  
者雖貴必刑其竈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  
而時制其縮贏曠代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令解分地  
之禁中國一家恣聽其所往唯嚴通夷之禁則上之  
開中盡歸之商賈下之場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  
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富商大賈未山操



利權。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竊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免差繇以優之。鹽可通賣人無爭奪豪舉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駭利之民不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漸充。巡邏稱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而利不與國不足芻餉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

申瑤泉議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

謀臣既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

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天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灶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便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禦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入



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留行  
商人且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  
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  
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灶丁給鹵地給草  
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  
厚也有餘鹽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  
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  
有法公平政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  
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

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  
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收支是居偵罔利  
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  
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  
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  
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  
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  
自弘 正間始也或勲戚 恩賜或權倖請  
求與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



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  
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支守  
始也羨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  
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灶丁之  
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  
沒灶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  
爲生欲無逃已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  
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  
配支有賣窩有利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

貫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  
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  
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灶丁困  
乃曰挾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  
必卽灶丁楞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  
欲餘鹽之利不爲姦人橐中裝不可得也夫商  
灶俱困若此之甚安可不求其故乎愚以爲欲  
救灶民之貧者莫若弛餘鹽之禁救商人之  
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夫灶民之所賴爲生計



者鹽也終歲勤動所積之鹽自商人鬻賣之外  
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於官則已大  
拂乎人情欲其私鬻公行則又有乖於國法似  
宜倣正統年例除灶民所辦國課外每餘鹽  
若干官給粟若干以償其勞所餘之鹽卽爲公  
家之物候商人來場給鹽之時灶民或煎辦不  
前者卽以本價富官給領其銀收貯以待取用  
庶幾灶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人亦無守株之  
待乃爲策之良也至於灶民之身家富厚者則

必嚴國課之徵除隱射之弊如人丁衆者必析  
戶辦鹽如民間當差之例其有逃散者必令其  
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薄於富灶也蓋灶民居  
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而已催鹽之外  
甚有歛窮灶之餘鹽入爲己有以罔厚利是使  
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平之體也然又聞  
灶民之富者交結本場官以營己私貪官亦利  
其餽送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今宜痛  
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灶無所倚仗不



致罔法行私而貧灶亦得寬一分之賜矣故愚  
謂救貧灶之弊者莫若弛餘鹽之禁而尤必致  
嚴於富灶者蓋其勢常相爲低昂也以至商人  
中鹽者多弃父母背妻子不遠千里而來者豈  
人情哉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  
中引以至收鹽中間所費不知其幾及其鹽既  
通行復爲私鹽之所阻以致國課日壅商人  
疾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爲之防哉夫灶主於辦  
鹽而民主於乃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

務本業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鬻  
賣又其甚則至昏夜劫掠商人鹽船爲之一空  
各場及巡司官旣安於積弊難除漫不經念間  
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啖以甘言誘以重利甚至  
鹽徒反出數包之鹽送爲功積差人僞償至官  
以微厚賞是縱之使爲盜也所以然者蓋緣鹽  
徒素號勇悍積黨成群差人苦於力不能勝遂  
姑爲縱容以圖兩便耳此等積弊憲臣旣阻於  
耳目之未周窮民復安於小利之是就以致私



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爲之處誠恐商人費  
重而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捕緝如  
有獲私鹽正犯者卽給以木鹽仍加重賞則人  
皆樂於激勸且鹽徒亦有所畏而少知飛矣私  
鹽既禁官鹽必行至於富商之有力者每挾帶  
餘鹽甚至每包輒重八九百斤鹽所失於查盤  
或反受富商貨賂者則必嚴爲提防通同作弊  
者一體究治則庶乎頑民可警而貧商之鹽亦  
不至爲富商所阻矣愚謂救窮商之弊在於  
重私鹽之罰而尤致嚴於富商者亦以其勢常  
相爲低昂也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一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雜征篇上

歷代關市之征

昔者神農氏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則市利興、其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蓋取諸豫、則門禁立、至於周官、則司門掌授管鍵、以



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凡歲時之門受其  
餘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官掌國貨之節以聯  
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貨不  
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所謂古之爲關  
也以禦暴而非專于歛財可知矣若乃市者所以通  
商賈而阜貨財則有司市以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  
禁令焉其爲制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通而行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  
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  
法至詳矣于是大市則日昃而市百族爲王朝市則  
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則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  
主凡以通往來而便營賣也將入市則胥執鞭度守  
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  
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價師蒞于介次而聽小  
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



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于是有用之物則亡者使有利者使阜蓋貴其值以來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則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蓋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而又有肆掌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欵其總布掌其戒禁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

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廛人掌歛布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歛而入于膳府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賂者祭祀毋過旬日喪紀



母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  
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  
納其餘先王之致詳于市政若此抑何也蓋以利相  
交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  
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己  
之物弊端木甚也至于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且  
暮孳孳凡可以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  
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爲于是山野之疇不  
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

民病乘急踊價。某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  
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  
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袤  
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  
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  
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  
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  
犯禁。胥師察其飭行。價慝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  
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



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賦禁競亂  
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  
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  
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  
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  
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  
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  
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屢或低昂其價直以  
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

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  
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  
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  
焉及市中旣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  
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  
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  
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爾至于民  
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  
過卽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



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廢者也然此猶欲其還爾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益力者民所自有無待于外公事上所不免必假于民故貸之而使服國事則下之用物者若食厥力上之與物者若假厥直市法之善誠莫有大于是者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防之不可不嚴辟之惟恐不遠于是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而小刑則憲中刑則徇大刑則朴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焉至若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之則罰一幕世子過之則罰一幣命夫過之則罰一蓋命婦過之則罰一帷蓋防利而絕其端類若此至其後禮教陵遲風俗靡敝士庶人棄本而事末姦富者衆商賈牟利穀不足而貨有餘于是管仲相齊制欽散之權日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何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賈人受而藏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已而民反



其事萬物及其重。賈人出其財物以綱國幣。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凡輕重之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此其筴蓋扼商賈之途。欲作一搏力于農。遂用區區之齊。霸顯諸侯。而齊富強。至于威宣也。迨秦孝公與商鞅變法令。務墾闢。入使民以利農。

出使民以計戰。凡事末利者。一切收以爲孥。始皇承之。并攻力取。凡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與賈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母若大父母有市籍。而七斯則以其逐末專利而抑之。近于酷矣。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空匱。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蓋入亦輕矣。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文帝時



晁錯言曰。今農民重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令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於是帝爲之

下令務農。而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爲吏。至武帝時。征伐四夷。財費耗弊。值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賑給。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祈秋毫矣。元狩四年。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



業者募徙廣饒之地。今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弄輅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貫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輅車一算，商賈人輅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

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底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徃徃，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國數百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底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元封元年，桑弘



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于是以均輸故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昭帝卽位詔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滯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



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番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之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塞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有國者不患寡。而寡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

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



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舟，漆旄羽，荆楊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交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

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膽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聚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



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均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卽買，貴卽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買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留難與之爲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侷利，自市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



邠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益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聚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匝。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管納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而丞

相爲弘羊所持。不得難竟罷議。夫爲民父母。行政而均輸。籠貨效尤。商賈子之所治。而徵市利也。豈不甚哉。王莽篡位。藉周禮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之文。云齊衆庶而抑兼并。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二人。工商能采金銅銀錫。登龜取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紉。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販者。各自占所爲。于其所在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焉。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



用爲其市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綿絲衣物周于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檢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印貴過平則以平價賣之以防貴庾者人有欲祭祀裝紀而缺于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賒之祭無過旬日舉無過三月或乏絕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是旣權其貨又操其術而因用取贏也則悖驚極矣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時桓譚疏曰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

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募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下詔議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者帝不從其後  
用度益奢晉自過江至于梁陳以人競商販不爲田  
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  
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  
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  
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  
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  
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脩置官司稅  
歛旣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

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  
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  
王大悅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  
用不在此焉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  
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開  
皇時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  
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  
錄附市藉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  
寒莫敢陳訴李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



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于  
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遂專決之  
並令依舊使還詰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  
臣當如此矣唐武后時有司條闕市之稅請不限工  
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闕市  
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闕通未游故從而征之也今行  
者皆稅本末同途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  
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  
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

口置鋪納稅則檢復檢復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  
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賄船有大小載有多  
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  
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  
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詆任俠之徒富中壯  
悍之夫居則藏錕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  
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秦漢相承  
典章大備至如闕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  
力捨之而不用漢武以霸畧英姿棄之而勿取何則



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豈知夫玄默亂大倫哉嗣是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消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初頗以却貢獻弛贏利予天下會兩河亂國用不給

拾遺陳京請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杜佑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足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之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于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已又于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緡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稅間架算除



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地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千錢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納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旣行而主入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

鬻滿天下及涇原兵及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傲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間架除陌竹木漆鐵之稅皆罷是時宮中取物于市以中官爲宮市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堊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併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



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至  
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  
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  
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殿宦者街吏  
禽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  
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順帝卽位乃一  
切罷之宋興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有之大則  
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臨押同  
掌行之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市鬻謂之任

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  
地宜而不一焉初太祖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橋園魚  
池水磴蓮藕鶩鴨薪炭牛骨等物諸五代所征算者  
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留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弊  
當算者毋發篋搜又詔榜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  
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  
征各品量酌減以利細民諸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  
婦瑣碎交易勿復算又詔官和買物非地所出產毋  
抑配擾民以京朝官主市務內侍副之給實直毋抑



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齊民皇祐中下詔言  
三司歲下諸科買物出倉猝故物頓翔踴其先期度  
所當賦早諭戒得爲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已國用  
寢廣有請算緡錢助經費者拒不聽一日內出蜀羅  
一端爲印朱所潰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  
商幣物前後稅錢詔蠲者不可勝數諸隱悉至矣熙  
寧初王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以爲天下財用  
所爲不足者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  
不相補而輕重歛散之權失也今發運使實總江浙

淮揚荆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百  
稅課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年豐可多致而不能  
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其縮于是遠方輸以  
倍蓰而中都鬻以半價徒爲商賈子之所利也亦慎  
矣今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糴  
買稅歛上供之物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  
都帑藏歲知見在之數當供辦者蓄買以待令稍收  
輕重歛散之權而制其有無于以均轉輸省勞費庶  
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于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石佐均



輸費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并者之所困、以市無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實所有、若借他人貲產、充抵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知務所抵當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牙所需物、民貧乏欲市于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貸之、與期責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者、月加錢四之一、以

論之、諸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求美、此所謂仁能與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于是出內藏錢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而諸州各置市易務、皆隸焉、已又言宮中所宜索、或非民間用物、卽用物或時缺少、價率以倍、徒爲諸行戶病、今立法計、每歲官合用之物、合行戶衆出錢於官、預收之、以待急日、免行錢、歲中不用、卽出賣、息無過二分、而行戶得免時急、數倍之價、時諫官御史爭言其不便、不聽、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具



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賣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倍稱之息所由獲也今官爲市易必先張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之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此之慮乃損五百萬以予之此錢今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得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止不行而市易苛細官至自鬻蔬果凌雜米鹽所鬻物物輒踴貪賴子弟所賒貸多折閱不能

償而導洛通汴司官請置堆棗場于泗州商貨至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輸算已詔非導洛司船所載商貨詐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而商貨入門市易司輒遮攔赴務名驗實盡勒買之其巡攔諸役月食錢畢取盈于商商憚避逃徙而商稅果驟減已又令諸小賈非克行戶出免行錢者毋得買于是細民負水鬻粥買諸日食用物者亦無敢不赴官投行戶矣元豐七年帝手詔三司使言聞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乃謹何也三司使曾布具對言呂嘉闢多



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竝收市肆所無者畢索率賤市貴鬻幾什一之利是挾官府而爲商賈兼并之事也安石析其不然乃令呂惠卿偕布同究詰布卽上行戶所訴狀并疏惠卿庇嘉問罔上爲姦欺且言臣自立朝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已凜凜乎唐季葉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近奏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彼其意欲以自解免然以臣視之竊獨慙憤以謂如此政令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有歷

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殆不若此其甚也疏上與嘉問俱落職補外初市易之建實布本畫揣上意疑遂急治嘉問以自明爲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怨助擠之故布嘉問竝貶而市易如故已而惠卿以免役出錢或未均乃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劃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  
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  
土檢括無遺至于鷄豚亦偏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  
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  
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  
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  
矣嗟乎均輸市易皆建議于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  
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  
始于桑弘羊均輸之事備于

十爲佳非知

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  
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  
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  
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  
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天初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  
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  
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  
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



甫志于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于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矣元佑初有司言市易無本無慮二百萬緡錢爲息二分十五年之間子當數十百倍今僅復其本而官俸廩十數年之費乃在其外上下相蒙至于此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獲然且不可爲况今所獲曾不如所亡乎詔罷市易法而削前提舉官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熙寧

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堦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病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日收五穀力勝稅錢自



皇宋某年始也切爲聖世病之頃在黃州親見累歲  
谷熟農人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廢所蓄之家  
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  
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  
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夫以物與人物盡而  
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何似削去近例附令免稅則  
豐凶相濟農末皆利而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  
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流通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而  
回貨之稅所得未必減于力勝且災傷得以有無相

通易爲賑救于省利不可勝計旣而尚書省亦言在  
京穀貴欲平其直宜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  
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  
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焉南渡以後都邑新  
創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置及于江灣浦口量  
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  
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  
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  
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于牛米薪麵民間日



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  
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嗣  
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時雖寬大之旨屢頒  
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  
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  
攔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  
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  
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  
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  
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聞者咨嗟指  
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劑不啻仇敵而其弊有不  
可勝言矣

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  
任土所貢而乃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  
之說則效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  
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  
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  
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放于齊桓公



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籍口者也然泉府之與平糴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又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富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拯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何也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剛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



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孫家主之于其藏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上下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



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  
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  
方能諳其土俗。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  
政。方可紀。纔再暮而已。及瓜矣。其有疲餒貪鄙  
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  
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于吏胥之手。旣受成于  
吏胥之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  
必擾。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媿已極矣。是以後  
之臨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旣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  
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姦  
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  
則不勝其瀆亂。且生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  
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甚或  
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  
禁貴儷歛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  
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



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以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不知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宙爲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爲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君民一體。豈有助君以爲歛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已。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疏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曲學不通。時宜禍豈有極也哉。

### 國朝關市之征

國朝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伯有所。諸歲辦商稅。漁課引絲。契本有額。洪武中。令天下稅課司局。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賈。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厲商賈者。徙化外。不貸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硃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魚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鈔輸。京師惟五穀農書籍紙扎。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



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  
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賒納者  
罪又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歛稅天下物貨及織未  
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凡軍民嫁娶祭伏臘追送儀  
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  
若細民擔挑蔬菜魚肉果實非與販者毋得稅洪  
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遠王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  
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所產  
有常數官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

得無剝削于民王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按百姓若  
止以一恢辦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  
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永樂初西洋諸國使  
臣來朝貢方物因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  
稅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  
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  
大體萬萬矣不聽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  
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潞野淮  
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



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  
經酌議後改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  
回令原設官收受景泰中湖廣金沙洲江西九  
江南直隸蘇杭各設主事算舟船而廣東雷廉平江  
等珠池遣內臣起鑿戶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各  
鈔關停御史不遣遣部主事而天下州府縣承沿異  
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卽其地其山或植或童或  
墾或蕪並均之里甲日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  
之其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成化初令京

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  
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赦九門監收錢鈔內臣  
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雖稅  
民秉承前代之猥而德意獨深矣七年工部尚書  
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  
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  
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腴削無極言利  
之臣貽惡如故二十二年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  
餘價弘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



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王事往監其事以掊剋爲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正德十三年內官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監官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申半抽分得旨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俱以給造糧船及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毀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

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賞資朝貢蕃夷衣服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況今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止供賦稅尚望蠲免伏望追寢前命不聽正德中布政司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色輳集如張家灣宣課司巡攔亦豈是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鈔車發篋搜簡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盧溝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也宜赦諸商貨



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繇地方不得闌阻止 大明門  
 宣課司查驗應稅之便 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  
 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巡按御史宋越請遵 詔  
 裁革且極言大監祖臣奸狀得 旨抽分太監裁革  
 諛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七月浙江撫按劾奏抽分  
 太監馬俊貪婪恣橫及挾 勅詐取官銀諸不法事  
 併請裁革抽分內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 制可時  
 世廟初登極新政故也 嘉靖初戶部郎中曾璵著  
 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

擔無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  
 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為每日進納名監收  
 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閭人止  
 關防出入戶部尚書梁村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  
 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已或領  
 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  
 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  
 廠為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  
 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梁丈尺闊



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權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煎成錠季冬差官類解委官交代部主事三歲代于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至 萬曆二十五

年以兩宮三殿災大工浩費遂議開礦權稅 命內臣出省直專理其事于是所在搜括興起稅課而管天津店稅內臣王朝奏徵各項雜貨稅銀嗣是雜稅進銀各直省內臣貢獻無定期不可勝書矣當是時

諸奄啣命入境肆爲谿壑任用姦惡淫掠焚掘無所不至且日美機權節肆簧鼓凌虐州縣傾訐監司天下騷然致激變見告者不一蓋初念大工煩費帑藏空虚特差權稅諸務聊佐一時之急不意利孔一熾沁入腑髓牢不可破而所委者又刑餘狙獍之流凡所以憎悅取容者日增歲溢不知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而叅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士棍害且千萬究皆推剝百姓之膏脂耳雖日不忍加派而害不更有甚



者哉至  
 光宗登極始  
 詔蠲撤天下成慶更生  
 焉





